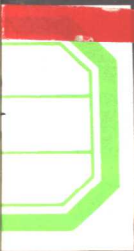


“西部军旅风情”纪实文丛

天路迢迢

郝敬堂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天路迢迢

· 郝敬堂 著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路迢迢/郝敬堂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1
ISBN 7-5065-4147-5

I. 天… II. 郝…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8637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6.625

字数:165 千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15.00 元

序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这是鲁迅先生对于路的溯源和诠释。

从穴居山野的远古到飞越太空的今天，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原本没有路的地球上修筑了形形色色的路：山路，水路，土路，石路，公路，铁路，高速路……路在不停地变异，不停地延伸，从乡村到都市，从国内到国外，从江河到湖海，从陆地到空中。路的发展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使地球旋转越来越快。

19世纪，铁路的出现改变了世界，是火车头拉出了一个世纪经济的繁荣和辉煌。20世纪，高速公路的出现又一次改变了世界，是汽车轮子飞速旋转出一个新的世纪。21世纪的今天，人们又惊异地发现，信息高速公路的诞生，将把人类带到一个无限美妙的新的生存空间。这就是路，在人类创造的所有的智慧成果中，路是最伟大的创造。

又一次踏上去西部的路了，带着灵魂的悸动和朝圣般的虔诚。那里原本是有路的，曾经有过一条令世人惊羨的“丝绸之路”，因了那条路，西部曾有过盛世和繁华，有过浓厚的文化积淀。如今，当年经历了世纪沧桑的古长城还在丝绸路上横卧，那来自异域的驼铃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可眼前呈现的不再是“数百年来文物邦，千秋万世焕容光”的当年繁华，而是“故郡金城貌不留，荒凉空自忆

边州”的苍凉。

西部的路哪里去了？西部的人在寻找，东部的人也在寻找，人们寻找的是那条路和那条路连接的富裕和繁荣。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中，在漫漫尘沙和骆驼刺的缝隙中，人们找到了它的存在，并找到了它重新喷涌的脉泉。

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凝聚成一个震聋发聩的声音在神州大地回响。于是，人们带着历史的责任，带着党和人民的嘱托，带着西部人民的呼唤向西部走去……

随着西去的人群的脚步，怀着开挖西部历史的狂想，我沿着西部那骆驼草般的并不茂密的、时有时无、时断时续的路艰难地跋涉，去了倒淌河、日月山、青海湖、塔尔寺、格尔木、日喀则……在那里，我认识了一群为西部修路的兵——武警交通部队。在那里，我读了一部关于“路”的书——历史的丰碑。

人生不也是一条路吗？年轻的士兵，他们刚刚踏上人生之路，就去了西部边陲，高擎青春的火炬，拿起锹镐，在世界第三极的高原筑路，用他们的坚毅和顽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西部的辽远与空旷造就了筑路兵的坚韧与执著，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比自然环境更恶劣的精神荒漠，他们把青春化作石子，用汗水搅拌成沙浆，默默无闻地把自己浇灌在路基上。路在脚下延伸，青春也随之化作一道生命的彩虹。

西部的风，西部的沙，一如西部的冷峻和凄凉。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行走，只见黄沙不见人。起风了，黄沙蔽日，天地茫茫，牛羊被吞噬，村庄被吞没。在筑路兵时而被大风卷走的帐篷里，我分明听到了一种野兽般的怪叫，那声音让人恐怖，让人心悸，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筑路兵生存的艰难。而强悍、执著的筑路兵没有因大自然的冷酷而放弃对事业的追求，相反，他们像大漠的骆驼草一样，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顽强地展示生命的活力。这种人

与自然的搏击,这种落地生根的执著,的确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启示。假若一个人有了这种力量,这种精神,这种执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

两个多月来,我走过了西部许许多多的路,住过许许多多筑路兵的帐篷,听到了许许多多关于筑路兵的故事,那路、那帐篷、那故事令我感动,令我落泪。于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路”的书,取名《天路迢迢》。谨以此书献给那些在西部高原、在生命禁区,用青春、用汗水、用忠诚、用生命修路的武警官兵。



作者简介

郝敬堂，江苏沛人，出生农家，17岁入伍，从戎30载，办过报纸，办过刊物，当过记者，当过编辑。

十多年来致力于报告文学创作，作品有《海南剿匪大捷》《爱的金字塔》《路在脚下》《一个永远的童话》《非常军事行动》《火凤凰》等。现为《中国武警》杂志总编辑，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西部军旅风情” 纪实文丛

苍茫青藏	王宗仁 著(已出)
昆仑春雪	李 镜 著(已出)
西部通道	咏 慷 著(已出)
绿染雪域	施 放 著(已出)
天路迢迢	郝敬堂 著(已出)

责任编辑：韩瑞亭 王宗仁

封面设计：李 戎 张致民

目 录

序	(1)
---------	-------

上篇 天 路

第一章 历史的回声.....	(4)
第二章 灵魂的栖息地.....	(18)
第三章 川藏线上的丰碑.....	(27)
第四章 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	(42)
第五章 昆仑祭.....	(61)
第六章 冰山雪峰总是情.....	(72)

下篇 天 职

第一章 月光下的思念.....	(91)
第二章 兵之初.....	(96)

第三章	冷的边关热的血.....	(104)
第四章	流泪的红烛.....	(110)
第五章	撑起爱的天空.....	(115)
第六章	情感的守望.....	(125)
第七章	雪山情话.....	(128)
第八章	认识一个真实的丈夫.....	(140)
第九章	心中有个月亮.....	(145)
第十章	浇灌英雄精神.....	(153)
第十一章	梦断死亡之海.....	(166)
第十二章	月光奏鸣曲.....	(183)
第十三章	大漠“圣火”.....	(197)
后 记		(200)

上 篇
天 路

当人类第一次从古猿的家族中分化出来,开始用双脚在这个年轻而古老的地球上直立行走的时候,突然发现,上帝给予他们的这个生存空间,沟壑纵横,荆棘丛生,河流遍布,山峰林立,世上原本没有路。于是,他们用自制的石斧砍掉荆棘,搬开乱石,填平沟渠。于是,有了桥,有了路,这是远古年代关于交通的起源。

从穴居山野到飞越太空,人类——地球的骄子,他们花了数千年时间完成了这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现代意义上的交通,人们重新赋予它新的内涵:电话、电报、电传、汽车、飞机、轮船、高速公路、万吨码头、国际机场、卫星发射塔……当年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永远珍藏在人们的记忆里。曾经在遍地荆棘的大地上辗转了几个世纪的畜力车,在现代交通工具面前自惭形秽,羞答答地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如今,环球旅行再也不用付出当年马可·波罗的艰辛,登月折桂也从神话变为现实。

当越来越多的航空、陆路、水路交通网络覆盖大地的今天,当人们尽情地享受现代化交通方便的今天,人们可曾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沉睡了许多世纪,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被誉为“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却还没有一寸现代意义上的公路。终于有一天,伴随着西藏人民解放的隆隆炮声,一支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部队把公路从内地修到拉萨。从此,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从此,有了公路的史话和传说。

第一章 历史的回声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留下的咏叹。假如诗人到过世界屋脊，到过青藏高原，该留下怎样的嗟叹？

“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世人到此无不胆颤心寒。”这段恐怖的文字记载，便是当年西藏道路历史的写照。

难以想象，没有路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难以想象，没有路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而，一直到标志着现代文明的工业社会跨入二十世纪中叶，西藏，这块与太阳距离最近的高原热地，还处在原始的自然状态，还没有一寸值得炫耀的公路存在。因为没有路，它变得那么陌生，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因为没有路，它变得那么贫困、落后和愚昧；因为没有路，帝国主义曾竭尽全力试图把它划出中国版图；因为没有路，西藏历史上曾出现过一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那是1907年，旧西藏政府从国外买来一辆汽车，汽车开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路已走到尽头，人们不得不将汽车拆成零件，用牦牛驮到拉萨。这辆汽车从此成了一堆废铁。遗憾的是，西藏人民没有目睹过这个“洋玩意”的风采。牦毛驮汽车已成为历史，如今的西藏，以青藏、川藏、黑昌、中尼公路为主线的公路网络已渐次形成。西藏人民不会忘记，喜马拉雅山不会忘记，不会忘记为西藏公路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们。

横贯世界屋脊,翻越 14 座大山,跨越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激流大川,经过流沙、冰川和悬崖峭壁,通过森林、震区和沼泽地,川藏公路诞生了,它诞生于共和国艰难的初创时期,诞生于一群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的中国军人手中,世人为之注目,国人引为骄傲。

1954 年 12 月 25 日,人们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历史将这页日历庄重地写进共和国的大事记里。它向世界宣告,中国西藏从此结束了无公路的历史;它向世界证明,这是中国军人创下的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这天是川藏公路通车典礼的日子。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是一个燃烧着激情的冬季。拉萨,这个被誉为“太阳城”的城市,还包裹着冰雪缝制的锦被玉衣。雪山、冰川还安然地躺在锦被玉衣里沉睡。拉萨城却早早地醒了,天还没亮人们早早地起床,男人们磨刀霍霍,杀牛宰羊,女人们点燃酥油灯,执镜梳妆。藏族同胞穿上漂亮的民族服装,早早地走出家门,一起涌向新建的人民广场,在寒风中静静地等待,等待着一个伟大的庆典隆重举行,等待着一个梦幻成真的奇迹出现,等待着目睹创造世界奇迹的人们的风采。

人民广场装饰一新,广场四周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主席台上挂着“庆祝康藏、青藏公路全线通车”的巨幅标语。广场的入口处是一座缀满花束的彩门,彩门两侧分别是两支持法号侍立的乐队。掩饰不住喜悦的人们,手捧哈达、花束从广场涌向拉萨河桥头。

彩车开过来了,从拉萨河桥上隆隆驶过。人们簇拥着彩车奔跑着,欢呼着,奋力地摇动着手中的花束和哈达。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罗桑仁增来到彩门前,接过剪刀,剪开了手中的彩带,同时翻过了西藏与内地千山万水阻隔的历史。

以高悬毛主席巨幅画像为先导的彩车缓缓驶过彩门。此刻，掌声雷动，欢呼山响，军乐队、佛乐队一起奏响。欢乐迭起的浪潮在拉萨街头一浪高过一浪地滚动，人们争先恐后地把手中的哈达、花束挂在缓缓开动的彩车上。一群少年儿童挤在人群中，把花束敬献给筑路的英雄和功臣。花雨似的彩片从人们手中抛出，飘飘洒洒地落在筑路代表们的头上身上。英雄们含着热泪接受着藏族同胞的祝福。彩车上不时有慰问品、慰问信从人群中投掷过来。每一件礼品都包裹着一片感情，每一封信都装着一颗滚烫的心。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会在慰问信中写着：“亲爱的筑路英雄们，你们是毛主席的好儿女，你们完成了前人所不能完成的作业，你们的壮举鼓舞着全国各族男女青年。我们向你们学习，为建设繁荣富有的新西藏而贡献青春。”

在彩车的引导下，350 辆满载筑路英雄的车队在布达拉宫前会合。第一次目睹汽车的拉萨市民欢呼雀跃。川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和青藏公路总队政委慕生忠在这里握手相聚，由他们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向您报告喜讯：康藏、青藏公路在今天同时通车了！在祖国的边城——拉萨，我们正进行着热烈的、隆重的庆祝大会，在欢腾鼓舞之际，我们首先向您——我们敬爱的领袖致以崇高的敬礼！”

在中南海瞩望世界的领袖毛泽东收到致敬电，欣然命笔，给川藏、青藏公路通车题词：“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兄弟，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庆祝大会在军乐和礼炮声中开始。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修筑公路而将生命和躯体镶嵌在路基上的英烈们。大会提议，全体肃立，向为修筑两路而光荣牺牲的烈士致哀。接着，班禅大师代表西藏地方政府，拉萨哲蚌寺、色

拉寺、噶丹寺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代表，分别向大会、向筑路英雄献花、献礼、献哈达。

12月25日，欢乐和喜庆写满了这张不同寻常的日历。

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丰碑在世界屋脊上高高地竖起，这座丰碑的碑文里记载着一串神话般的故事，记载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无论是内地或西藏，没有比新中国最初的日子更需要彼此沟通的路了。此时，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西藏这块人类最后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它封闭、落后、原始，因为没有路，一些外国预言家断言新生的共和国对这块高原圣地鞭长莫及。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蠢蠢欲动，试图搞独立王国，把这块占中国1/8的土地划出中国版图。

年轻的共和国的领袖们，为共和国领土完整而浴血奋战数十载的共产党人，也在注视着这块土地，纷纷挥动如椽的大笔，先后为青藏、川藏公路奠基——

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朱德：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邓小平：为巩固祖国的边陲国防努力！

贺龙：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领袖们的治国宏愿，立即化为一个石破天惊的伟大壮举。刘邓麾下的18军响应领袖们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锹，从南线进军川藏公路。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用手中的笔，在军事地图上有力地一划，把西宁和拉萨连结起来。随即，他的部下慕生忠将军率部开始北征。于是，这一南一北两支大军，踏上了举世震惊的征服世界屋脊的漫漫征程。

这注定是一次艰难的征服。

川藏公路起自成都，止于拉萨，途经雀儿山、折多山、二郎山等